

## 狂与梦想

——在巴黎 萨尔瓦多·达利

A dream about madness

——Encountering Salvador Dali in Paris

韩晶 Han Jing

“六岁想当厨师，七岁想当拿破仑”……  
1904年5月11日，在西班牙的菲格拉斯（Figueres）小镇上诞生的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用他85岁的生命，改写了人们关于现实和梦境的定义。他被誉为20世纪超现实主义画派的巨匠，一个自信而狂的天才。

有幸的，在充满浪漫气氛的巴黎，在背街那条不甚引人注目的小道里，我们步入了达利的世界。在他的个人美术馆中，亲见了这位被艺术史铭记的艺术家——通过那些少为人知的手绘草图、版画、雕塑小稿和纪录片，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达利狂梦想的根源——那些与他童年记忆和独特经历息息相关的东西：

达利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勒令不准进入家中的厨房，并不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在达利的记忆里，厨房是一个奇怪的名词，直到过了很长时间，他依旧一直咽着口水，等待着溜进那个充满无穷乐趣的地方。一次，在女仆们开心的喊叫声中，他终于进入了厨房，偷了一块没煮好的肉或烤蘑菇，冒着被噎住的危险，匆匆吞下它们。他说：那一次，他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不安和幸福，但与此同时，他的负罪感使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奇怪的是，除去不让他进入厨房，达利几乎无法无天，做什么事都成。在床上撒尿，一直撒到八岁，这纯粹是觉得很玩而调皮。在家里，他是小霸王，父母把达利当成宝贝。主显节那天，他会收到一大堆礼物，其中有件华美的王袍，还有一顶装饰着玉石的金冠和一件真正白皮里子的披风。他长久地穿戴着这套确认其王权的服饰。听话的女仆们时常把他赶出厨房，这是，他就会穿着王袍，独自一人呆立在昏暗的过道里，一只手拿着权杖，另一只手拿着鞭子，他怕最终会用这条鞭子抽打取笑他的仆人们。这些场面几乎总是发生，产生一些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幻影。一天夜里，他用一根大头针残酷地划破了敬爱的奶妈的脸颊，原因只不过是达利求她带他去买

#1 巴黎达利美术馆，穹顶的建筑中，正在放映达利的纪录片。

#2 作品小稿 铜雕 1966 达利

#3 有价值的空间 铜雕 1977-1984 达利





“糖葱头”的小店关了门……

正如达利自己说过的，他是个受宠的孩子……但事实上，这一切都是因为，在达利出生前三年，达利七岁的哥哥得脑膜炎死了。只有达利的降生，才使他绝望的父母获得了安慰。也许，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达利始终将自己的哥哥，看作是他本人最初的试产品——这是达利自己说的。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年轻的达利充满了各种怪。但这并不影响他走上了艺术道路——他来到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学习美术，意大利画家契里柯和卡拉的“形而上绘画”曾经一度使他着迷。后来，这种热情被英国拉 尔前派所取代，那些精美的、细腻的描绘，都激发出达利的在技巧上才华。他从来都不排斥多元化的艺术风格和样式，对于各种不同的艺术流派，都充满着好奇。与此相对的，他在生活上也充满了奇特的表现欲，常常作出与常人不同的行为，诸如喜欢穿奇装异服、煽动同学集会闹事……似乎越轨行为才能让年轻达利获得快感。在马德里学画期间，他因多次闹事而被暂令停课；1926年，又被开除。但这些事件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达利，他更加肆无忌惮的表现着他的怪僻性格，更加引人注目。也许，这正如他在自传《神秘的一生》中所描述的那样：他的童年不时被猛烈的歇斯底里痉挛所干扰，而这也也许恰恰成为他创造力的最初源泉。

但两件事情，改变了达利的艺术生涯。一是他发现了弗洛伊德，那些关于性爱、潜意识、意象的重要论著，激荡了达利本就不安分的灵魂；二是他结交了一群才华横溢的巴黎超现实主义者，这群艺术家和作家，都无疑例外的努力证明着比现实“更为重大的现实”——那些超越理性、日常的梦境和经验。毫无疑问，这些碰撞，比契里柯和卡拉的“形而上绘画”，或者是拉



尔前派的现实描绘，都更能让达利找到宣泄的出口，他开始用一种自称为“偏执狂临界状态”的方法进行创作，在自己的身上诱发出迷幻的境界，不，也许那才是达利真实的内心世界。

1927年，达利参加了“伊比利亚艺术家协会”，始在马德里，达尔玛等画廊举办画展，最终在巴塞罗那赢得声誉，被当时人们认作新一代画家中最有前途的天才之一。1928年，达利两次来到巴黎，结识了艺术史上的另外两位天才：毕加索和米罗。自1929年起，达利的作品上出现了一些富有超现实主义特征的形象，不久，即成了最负盛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1929到1937年间，他疯狂的绘画方式和艺术样式，让他登上了世界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宝座。在他所描绘的梦境中，以一种稀奇古怪、不合情理的方式，将普通物像并列、扭曲或者变形。他偏爱的幻觉形象常常被不断重复，如带有许多半开的抽屉的人形，蜡样软化的硬件物体，抽丝样细长兽腿以及物体向四周无重心地飞开的景象，等等。达利对这些物像的描绘精细入微，几乎达到毫发不差的逼真程度，通常将它们放在十分荒凉但阳光明媚的风景里，令人联想到他的故乡加泰罗尼

亚地区。20世纪30年代末，在文艺复兴画家拉 尔的影响下，达利的绘画转趋比较古典的风格，并因此而被超现实派开除。此后，他花费大量时间设计舞台布景、时 商店内部装饰以及珠宝首饰。然后达利去了美国，在那里住了15年，1955年才回到西班牙。在美国期间，他的大部分精力用在自我宣传上，还于1965年出版了一本《一个天才的日记》。在1950至1970年期间，他有许多宗教题材的绘画作品，但仍探索性爱主题，描绘童年记忆，并且让妻子加拉成为这些题材的中心形象。这些晚期绘画虽然技法纯熟，但客观评价低于其早期作品。在达利的著作中，最有趣味和揭露隐秘的是《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1942—1944年)。他的许多作品中充满了暴力和对传统社会禁欲主义的批判。但是，晚年的达利似乎声誉欠佳，因为他允许别人冒他的真名制造伪作，并被媒体抓住了把柄。

毋庸置疑，达利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除了他在艺术上开启的特殊通道，让我们有可能窥探到人的梦境和内心的隐秘世界，同样的，达利在文学、评论，乃自他自我化的言行举止上，都给人留下了无数扑朔迷离的臆想。在他的日常生活里，他就常常故意放任自己的怪僻行为。如他穿一身潜水服出现在1936年伦敦超现实主义画展的开幕式上。用达利自己的话来说：“超现实主义就是我”，事实的确如此，他在超现实主义领域的成就无人匹敌。达利不仅开创了梦幻般地艺术风格，同时也开创了“偏执狂批评方法”，并创作了一系列著名的形象，柔软的钟表、腐烂的驴子、邪恶的蝴蝶，和聚集的蚂蚁……达利喜欢最真实地表现最不真实的物体和情景；他善于自我炒作、标新立异，登峰造极。达利说，“我与疯子的惟一不同之处在于我没疯”。的确，他创造了一个时代的形象，那个经常在其画作中出现的“柔软的钟表”——在达利的世界里，时间第一次被质疑、被消解；而在我们的眼中，这一符号也可以被无限的加以解释，并赋予广阔的寓意。

于此同时，作为艺术家的他，对于社会和物质，有自己的独特解释。在达利看来：今天，我们知道形式总是对物质的一种查问过程的结果，是物质对一种空间强制做出的反应；这种空间强制从各方面抑制着物质，并迫使它膨胀地表现自身，从而使它特有的生命恰当地发挥出反应的各种可能性。受到一种过于专横的冲力激励的物质有多少次被消灭了？更加节制野心，更为适合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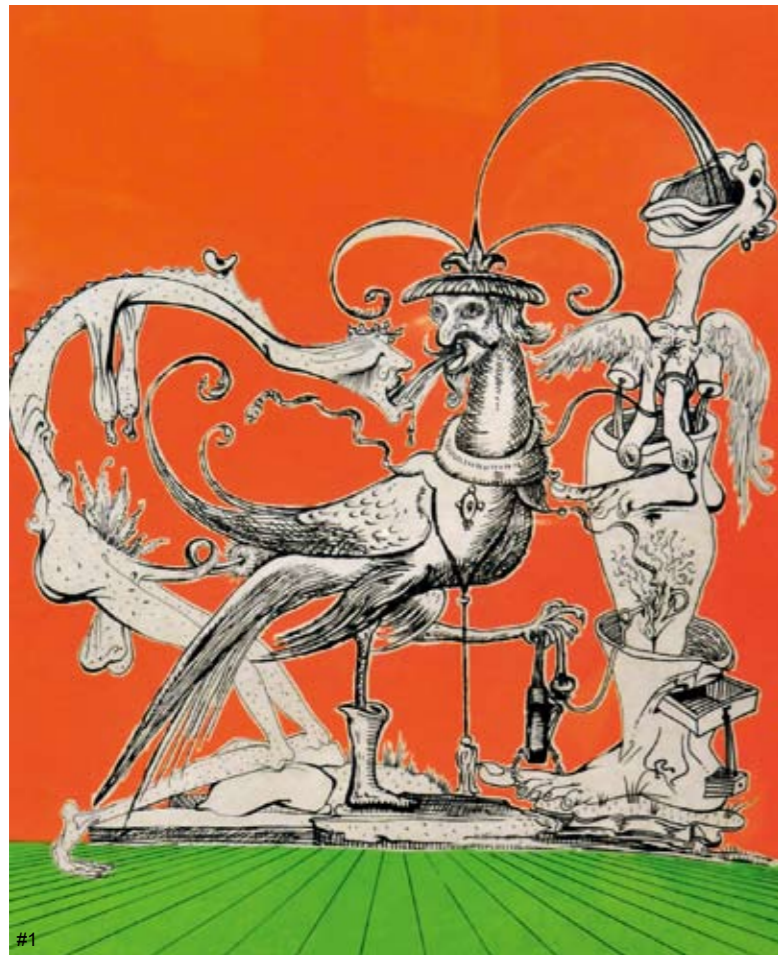


#3



#4

- #1 女王之地 手绘 达利
- #2 兔子派遣小比尔 手绘 达利
- #3 裸体在现实主义中的时尚 手绘 达利
- #4 无题 版画、装置 达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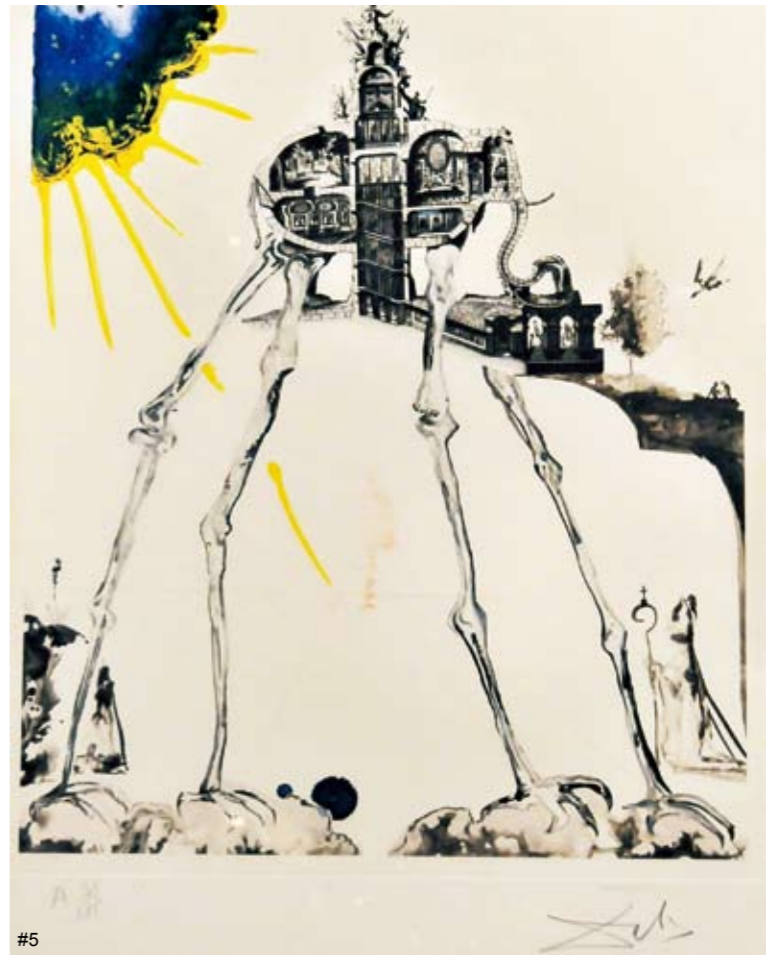
#1



#3



#4



#5



#2

乐的物质，只是按照它最初形式的本质向专横的空间让步。有什么东西比像乔木般繁茂的玛更轻柔、更荒诞、更自由？然而它却是受到一种“胶质环境”最强制约束的产物，它被束缚在严格的结构里，经受压制的所有折磨。它那些最纤细、最轻灵的分枝只是一种漫长苦刑的痛苦绝望的“线”，只是一种仅向矿物界的无限增殖物让步的物质的最后叹息。不过蕾也是这样的！每一朵花在狱中生长。自由是没有定型的。形态学（为曾让列奥纳多着迷的数不清的后果创造了这个名词的功劳应属于哥德）现在使我们懂得了恰恰就是最具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最不同质的、最杂的各种对抗倾向，导致了形式的最严格等级制的胜利统治。正如宗教裁判所之火点燃了那些头脑狭隘、智力有限的心灵，那些形形色色和无政府倾向的心灵同样也在这些火焰的闪光中找到了它们的精神形态学。已经提过的他的哥哥就具有这些难以压制的智慧的一种，这些智慧只朝着唯一的方向，不会有反光，并且在日趋衰竭。与此相反，正像达利自己也说过的，他本人是位多形生理本能反常者，头脑迟钝，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所有的觉悟都体现在贪吃上，而他

所有的贪吃也都变成了觉悟。大家都想改变达利，可达利没有任何的变化。他胆小、懒惰、让人讨厌。他的心灵，应当在西班牙严格刻板的思想里，找到了独特天才的最高形式。

达利的父母给特取了个与他死去哥哥相同的名字：萨尔瓦多，达利自己曾说：“正如这个名字所显示的，我注定要从现代艺术的虚无中真正拯救绘画，这发生在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发生在这个达利身上有幸或不幸生活于其中的机械而又平庸的天地里”……

也许，知道了这些，我们再去面对达利笔下那些超验的、梦幻般的世界时，就不再感到那么陌生、晦涩和遥远了。

- #1 食人族的美食家 版画 达利
- #2 像无足轻重的小事那样把玩 版画 达利
- #3 詹森 版画 达利
- #4 Issacher 版画 达利
- #5 空间中的大象 版画 达利
- #6 空间景观 版画 达利



#6